



办公室的绿植气象万千，枝叶从花盆一直往下窜，铺了半地的葱绿。下午好阳光，厚叶子被照得薄如蝉翼，那绿，不似早上的深厚，竟然是有水汽的。恍惚青春正好。

同事每每总要诧异一番，联想之前它在楼道里奄奄一息的样子，实觉现今活得风生水起。便想找根竹竿子，供它攀援上伸，从三楼阳台一直抵达五楼。一时恍惚看到满楼盎然的绿荫。

另一位同事养花，随便得让人诧异。旁人折了花枝，总是先在水里养着，出了根须，方能移栽到土里。他不是，只随手折下一枝，插到土里，无一不活。仿佛他的手上有神奇的魔法和咒语，只需对着花叶暗自施展一番，那绿植便郁郁葱葱起来。

早年祖母养花，不知道用过怎样的法子，我们家院子里的花，远近闻名。均是寻常的花，不名贵，不外乎一些玻璃翠、串枝莲、石榴、柳叶桃、美人蕉、月季之类。每年清明，祖母总是一盆一盆地摆到院子里去，霜降前日，再一盆一盆地倒回家里来。花们一到院子里，就野了，开得也放肆。祖母拿个铁剪子，将一些长得猛的枝叶去掉，留一些齐整的在盆里慢慢长。

去掉的枝叶被清理出去，有人拾回家，也养得枝丫旺盛。也有人来请教如何养花，祖母好像也说过一些。那是冬天，暖光照着满屋子的花，窗台上，地上，桌子上，红的红着，绿的绿着，祖母盘腿坐炕边上，吱吱吸烟，对面坐着的这个，即便年纪大些，亦是诚惶诚恐。

夏天，花开得杂，样子和颜色多。我年纪小，亦不去好好看，只有窗台上小盆里的夜合梅，会看几眼。夜合梅是桃红或粉白，晚饭后，花瓣自动合拢，像一个个小飞蛾合着翅膀在夜里。早上，太阳一出来，花瓣就通通展开了。觉得它是个会变戏法的花。

春天花开得不多，但我家院子里有雪白的梨花，照例也要被人羡慕一番。村中心人家院子里有紫荆树，紫花不瞩目，但有香气，那香，要香了半个村子。便又觉得祖母的花太普通，远没有人家好。

人总是喜欢别人的东西的。乃至到了现在，每见身边人养花养得眉目舒展，而我却困难重重，心里便有慌张。前日一盆君子兰，长势倒也说得过去，但它的叶片越长越歪，后来整个身子倾斜到盆外，我也不敢动。同事看不下去，动手重裁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它的根部不久便烂透了。后来他们见我的仙人球也长歪了，许是怕刺伤了吧，说归说，任由它在面前歪出一股超然之气。

村里人觉得土地是世上最金贵的东西，喜欢用“亲”这个字，来表达于它的爱和依赖。祖母也喜欢说，地好就好。有意思的是土豆，叶生花开后，那茎朽得让人以为它早死了，拿镢头刨开，里面竟是一串一串的果实。小孩也喜欢要土，将土抹得平展展的，舍不得用脚踩一下。又喜欢用土埋东西，石头、树叶、树枝、果核，总觉种到土里的东西都会长出来。小鸡小狗死掉了，祖母挖个坑，将它们埋了。有次布娃娃坏掉了，也央求祖母将它埋掉，但祖母后来又给我做了个新的，说是从地里长出来的。门牙掉了，却要扔到烟囱里，大约里面也是有土的吧，它小，用不了多久又从我嘴里长出来了。

干草坡的春天单调得很，除了风就是尘，但祖母还是要去看一看埋在地下的祖父。祖父我从未见过，整个童年都以为，他是被种到地里，等着长出来，或者跟土豆一样，正在土里长着。

日子接近年底，我有点想念种在地里的祖母了。嗯，或许她也想我了吧。

据说，好花且花好者，均土命人。想起祖母以前爱说一句话，离天远了，离地近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近年方悟。奢望在年来老去的今日，能跟祖母一样，有随手插花、花自欣然的幸运。仿佛把你种到土里，就能长出个新的一样神奇。

我朝着古树的方向走，走近了看，一棵马尾松，115岁。一棵樟树，不知道年龄。

又朝着稻田走，稻子收割过了，稻草一簇一簇，人一样排列着。总觉得它们在秋阳里说着什么。

金色菊花开得正好，偶尔见紫菊和白菊。

小男孩在石坡上玩，看不出年龄。不过，上午9点有时间在野外玩耍，自然是没上幼儿园的。小男孩把石头搬来一块，又搬来一块，又搬来一块。观察一个小孩和观察一种小动物并无不同。田间矮矮的菊丛中不时传来呼唤：小宝，小宝。小男孩并不应答。那声音也不求回应，像是隔一段时间发出的对彼此的确认和安慰。

喊小宝的妇人从菊丛里出来，头上叠戴着两顶帽子，上面一顶有着几种动物卡通图案，大概是小宝的。脱掉厚外套，抬起帽子，妇人竟是眉目清楚，嘴唇涂得红红的。妇人在摘一种叫黄花的野菜，她指给我看一点点大的黄花，说是拌在炊粉里好吃。

炊粉是毛坦镇一种吃食，当地人说，万物皆可炊。

我和小宝打招呼。妇人说小宝不爱说话，在家里爷爷奶奶叫也不答应的。

在妇人又到菊丛里摘野菜时，我和小宝说，握握手吧。小宝伸出手，握着我的手指，使劲摇晃。我带着他到平整的地里玩。妇人又从菊丛里钻出来，问小宝，你跟着阿姨走，不怕被拐卖吗。小宝还是不说话。我做个坏人真是很方便，幸亏不是。

我还是对站在远处的稻草好奇，告别妇人和小宝往稻田深处走。终于绕到了稻草们身后。远处是山林，山腰处是油茶林，油茶林下是人家，再近处是茶园，更近处是稻田。逆光下四簇稻草人像是背影。莫名地就觉得是商山四皓。这个联想让我笑起来。稻田里并不总有出路，我终于把自己困在稻田里。只好原路返回。

过一座石桥，桥头几棵古树。树和树在高处握手形成一孔天然门洞。门洞穿过去，眼见个妇人端只碗走过花径，后面跟着大黄狗。

一位须发皆白老人家头伸到镜头前，我便停了拍摄，请教村口古树的名字。他说这些树都不够大，他家房子后面有更大的。他带我去看。一棵苦槠，一棵樟木。又是高高地在空中握手。老人家说他今年七十六岁，小时候这两棵树就这么大，现在还这么大。我问会不会用苦槠的果做豆腐，老人家说会的，并且老伴断断续续捡了一桶，水里泡着呢。我说可不可以去家里看看苦槠的果，老人家说可以的。老人家的老伴在客厅做手工，组合年画卡通牛。卡通材料从义乌寄过来，粘好年画再快递回去。

我又问，苦槠做豆腐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来看，老人说可以的。

然后，我在大马路上看见一个人开着三轮车遥遥而来，后面跟着三匹骡子嘎达嘎达走。眼睁睁看着三匹骡子遥遥而去。像是幻觉。晚餐时，饭店的酒窝老板娘说有个人好搞笑，不舍得花钱，牵着三匹骆驼从县城走到镇上来，明天打算再牵着骆驼从镇子走到山里去干活。我一听说有三匹骆驼，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。这可是南方哦。老板随即更正，不是骆驼，是骡子。

广场上搭了很多棚，一半在卖春联，一半在卖挂历。10块钱一副春联，到家门口，才看到去年贴的竟然是“代代出英才”。

二十多年前，有个邻居阿姨，每年腊月都去广场卖挂历，总能赚到一大笔钱。我喜欢张贴明星大头照，就每年买一本明星挂历，卧室贴一圈。记得最清楚的是利智，觉得她好漂亮。后来逐渐没人挂挂历了，邻居也失去了这份兼职。

当时还有卖鞭炮的，50块钱五响。二哥以前最喜欢放烟花。他工资不多，年前几个月攒的零花钱全买了烟花，然后一个挨一个地摆在桌子上，乐不可支欣赏着。我还在上学，为了骗取他的压岁钱，也很严肃地检阅那些烟花。他还要在窗户边框装上一串串闪闪的小霓虹灯，每装好一串，就让我打开，看亮不亮。

母亲在厨房蒸又大又白的馒头，面里揉了糖，甜丝丝的。我负责在馒头上点红点。工具是筷子圆的那端，颜色是在照相馆描色的姐姐用剩的画纸本。馒头太多，我便不认真起来，还趁机画上其他颜色，搞得像块花布。

还有母亲精心煮炸的祭祀祖先用品，有十几碗，碗尖点缀着染红的粉条和芹菜，颜色夸张得像年画。我逡巡着，总是想着哪碗最合自己胃口。

母亲还要忙着在除夕夜更换好所有的床单被罩枕头套。她来回走动，总是遮住电视屏幕上的春晚。所以，我的记忆中，母亲没有看过一场完整的春晚。

床上是折好的新衣。有时候是买的，有时候是裁缝做的。有一条毛蓝的裤子，裤腿加了个小白三角，还是当年时兴的小喇叭裤。有一年的新衣服是紫色的，我自作主张买了紫色发带，悄悄在卧室扎。正起劲，二哥闯了进来，他愣了一下，跑去对母亲说，梅子会自己打扮了。我无地自容，赶紧把发带拽下来塞抽屉了。

我等着要兄姐的压岁钱，然后转手发给侄子外甥们。更幼小的他们总是用崇敬的心来接受我这二道贩的小额压岁钱。

过年还有什么样子？母亲不在了，再没人支着帘子蒸馒头了，没人里里外外换新床单。二哥也没兴致摆烟花钉彩灯。年味儿只有年三十的下午，将旧春联撕下，换上一张似乎更红一点的新春联。而内容，是那么千篇一律——代代出英才。

大年初一，再也不肯五更起身，同小伙伴去笑去闹。那乌黑的天，早去了童年。现在的大年初一，我穿了羊毛大衣，画一脸的胭脂，挨个儿去拜年，去景区吃糖葫芦。可再折腾，二哥也不会闯了进来说，我们的梅子会打扮了。

但还好，父母虽离去，兄姐尚安康，一把年纪的童年的见证者们还能互相讥讽打趣。普世的年味儿，就是大伙儿岁岁平安。

把你种到地里 指尖

妇人喊：小宝，小宝
水伊
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
卫刘芳